

长篇小说

我们像葵花

何
顿



作家出版社

我们像葵花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我们像葵花

何 顿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 5063 号

我们像葵花

何 顿 著

责任编辑 王 元

责任校对 侯秀芬

*

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采育东方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50

字数:349 千字 印数:5000 册

ISBN7—5063—0976—9/I·967

定价:19.80 元

书号:ISBN7—5063—0976—9/I·967

定价:19.80 元

总 序

楚地传诗声，湖湘多俊彦，湖南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屈原在泽畔行吟，李白杜甫在岳阳楼上和湖水之滨歌唱，他们的流风余韵一直传扬到今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田汉、丁玲、沈从文、周立波等人书写了不少新的瑰丽篇章；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驰骋中国文坛，为湖南人民争得了荣誉，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学，从来就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的文学，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思想、艺术、科学、技术四者的统一。文明的程度，取决于思想和技术的先进程度，也取决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水平。在创造人类文明的思想家、科学家、工农劳动大众和文学艺术家这四种人中，文艺家是精神文明创造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的繁荣进步，常常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兴旺发达；文学艺术的衰微，则往往表明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时代的退步。任何一个对国家、民族、历史负责的共产党人，都要重视文学艺术，尊重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

最近，江泽民同志特别提出，要繁荣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和影视文学的创作。我们应当认真领会，贯彻落实。湖南是文学大省，历史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成就引人瞩目。华凌文库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是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繁荣湖南文学创作的一项扎实的工程；也是对湖南创作实力的一次重要的检阅。这套丛书，题

材多样,内容厚实,技巧丰富。具有较鲜明的时代色彩、地方特色和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它荟萃了湖南近来声名显著的作家队伍,显示了文学湘军的崭新阵容,集中了他们近期文学创作的精华,是一批引人入胜的好作品。它的出版,必将获得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湖南华凌文化有限公司的企业家怀着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深切关心,为了推动湖南文学事业进一步蓬勃发展,慨然投入,与湖南省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这是社会支持文学事业,把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有益尝试,值得嘉许,我们希望这种形式能有益于文学的繁荣。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应当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国家兴旺发达的历史高度来关心和支持文学创作。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引导和鼓励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的作家应当下苦功夫,深入生活,加强自身修养,潜心创作,奉献出无愧于我们时代、无愧于我们民族的传世之作。

航道踏在脚下,大笔握在手中,目标就在前头。让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全国的文学工作者一道,共同托起二十一世纪喷薄而出的文学朝阳!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main characters: '王', '康', and '林'.

1995年11月

引 子

我所在的粮油贸易公司地处长沙市五一路大街上，是一栋28层楼米黄色大厦，巍巍峨峨地屹立在大街上，顶上有一个装修得很别致的旋转餐厅，你坐在旋转餐厅里用餐，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长沙市东南西北的街景全部看到。我们的公司设在25楼，每天我就到25楼来上班，坐在办公室里喝杯茶，俯视一番长沙街头的景色，东拉西扯地聊几句，然后就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公司赚钱。

我们这栋大厦下面是一个停车坪，能停二三十辆小车。停车坪旁有一个街道办事处设置在那里的宣传栏，主要是向过路人宣传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这个宣传栏经常让我们取笑，不是取笑里面的内容，而是嘲笑形式。常常标题是红字的话，下面必画着绿色波浪线条；文字倘若是蓝色的，逗号必定是赭黄色的，句号又是红色的。这让我们笑掉大牙。

1994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骑着摩托车来公司，我看见宣传栏前又站着三四个人观看。我锁上摩托车，自

然就很高兴地走过来看，以为又是什么令人好笑的东西出来了，结果是张布告吸引了观众。就是这张布告激发了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力量。

布告上有22个人名，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名字是我的小学兼初中同学。我回忆着我的这个同学，为他一步迈上了“布告”而心里不是味。老实说，他还借了我一千块钱没还呢，当然是没有还的了。我这一千块钱，是我妻子要我买热水器的，他那天来找我借钱，说是借钱做生意。我总不能不借给他！顺便说一声，他的名字叫冯建军。

10年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讨论过很多问题，比如我们讨论过当代年轻人的信仰到哪里去了的问题；讨论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的问题；讨论社会风气为何这样糟糕的问题；还讨论现在的年轻人究竟还有没有理想的问题等等。我们还讨论过这个世界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只是我们讨论过，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也讨论过，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因为这是没有结果的。我只想告诉读者们，确实是先有这张布告，才使我在1994年的某天夜晚产生了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冲动。

第一章

1

我现在要抛弃布告，扔掉讨论，丢下 1994 年，带着亲爱的读者走进 60 年代里去，故事还是从 60 年代开始好。

万事开头难。故事就从冯建军的养母身上开始说起吧。

冯建军的养母是长沙市人，很爱俏，有个小名叫“上海小姐”，这当然是很漂亮的意思。养母姓江，长沙 H 机械厂的上辈人回忆起这个女人时都说，她算得上是个美女，40 岁的人了仍跟 20 几岁的女人一样相当漂亮，那真是少见呢！我长大后，回忆冯建军的养母时，我确实觉得那个女人的那双眼睛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很深很深。我总感到那是双深幽幽的大眼睛，像我后来在知青点见到的一片深绿色的塘，那片塘的水很清，是山浸水，它的绿色是四围茂密的树木倒映进去的结果。那片塘里，时常有阳光跳跃，而冯建军养母的那双眼睛里却没有阳光光临，有的只是一种忧怨。当然这种情感是我长大了以后才体验出来的，这是经过一个成年人的大脑加工出来的，就好像金子加工成了首饰一样。我小时候体会不出这种味道。我小时候只认为冯建军的养母是机械厂长相最漂亮的女人。

“你还记得冯建军的养母是什么样子吗？”我曾这么问过刘建

国。我们当时都是长沙 H 机械厂的子弟，刘建国也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他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很重要。请读者记住刘建国这个名字。

“哪个还记得那么多？这个世界要忘记的事情太多了。”刘建国理直气壮地说。

“未必没一点印象了？”我望着刘建国，“我记得你那时最喜欢到冯建军屋里玩？”

“我只记得冯建军养母的牙齿很白。”刘建国回忆起了一点说，“我想起来了一点，冯建军的养母喜欢笑，一笑就露出了一口白牙齿，齐齐整整的。”

“你总算回忆起一点了。”我夸奖他说，“证明你还是有点记性。”

“我还记得冯建军的养母眼睛也还大。”刘建国将他的记忆发展下去说，“但我不太喜欢那种大眼睛的女人，我喜欢女人的眼睛像弯弯的月亮。大眼睛的女人不妩媚。”

“你这是谬论。”我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越大越明亮。我这样看。”

“那是你这样看，我不这样看。”刘建国不同意我的话道，“我喜欢月牙眼的味道，张小英就是这种弯弯的月牙眼，这种女人会温柔，懂得妩媚。”

“你喜欢张小英？”我问他。

“不是。我只是觉得她那双眼睛好看。”刘建国轻描淡写的语气说。

“但是我听李跃进说，你三天两头地到办事处找她。”我笑笑，盯着他，“你不是图谋不轨吧，老实说看？”

顺便说一句，李跃进和张小英也是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这当然不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话，这是我们成年后说的话，时间

是在 80 年代里的一年——准确地说是 88 年春天里的一天说的话，当时我刚刚从湖北调回长沙，身为个体书店老板的刘建国来看我。我记得他快活的模样对我说：“何斌，你终于调回来了喽！”

我还是应该把笔头落在冯建军的养母身上，让故事从她脚下出发。

冯建军的养母 17 岁时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中校团长做小老婆，那年她刚刚从省立一中学毕业，那是 1947 年秋天，离湖南和平解放只差 3 年时间。我不知道冯建军养母的家庭背景，但我知道她解放前是国民党一个中校团长的姨太太，而且还知道那个团长丈夫带着一个营的兵力跟随白崇禧的桂系部队逃离了湖南，从此下落不明。冯建军的养父冯清明是养母的第三任丈夫。养父如一头强健的公牛，大步踏进了她的心田，并很能吃苦地来回耕耘着，使打定主意永远不再结婚的养母迅速地动摇了，这就好像一只在海中漂泊的帆船又见到了彼岸一样。在此之前，江笑月还结过一次婚，那是在 1954 年，与一个小学教师结了婚，两人生活了 7 年，但因她不能生育——她怀孕和流产了 3 次，最后一个怀了 6 个月，却死在她的子宫里！小学教师及小学教师的母亲都绝望了，小学教师是家里的一脉单传，当然不可能就在他身上把传宗接代的香火断掉，自然就好合好散的离婚了。“我是不能为你生孩子的，”江笑月摆出一副很客观的模样看着向她求爱的冯清明，“医院里已经检查过好几次了，我没有生育能力。我劝你去找别的能生儿育女的女人，我不能生孩子。”

冯清明没有去找别的能生儿育女的女人，而是认准了她。“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孩子，”冯清明说，“不要你操半点心。收养所里孩子多的是。”

“你到时候又会后悔。”养母指出来，说，“哪个男人都想要自己

的亲生骨肉。”

“我无所谓。”冯清明表白说，“我知道你不能生养孩子，但是我还爱你。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可以领养一个男孩。”

“你现在说得好，”江笑月笑笑，“到时候你又会变卦。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我在朝鲜战场上时，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于脑后了，”冯清明说，“能活到今天，我已经觉得够幸运的了。在朝鲜战场上时，我的很多战友就倒在我身旁，不是一颗子弹打开了脑壳，就是一颗炮弹把一边身体炸得没影了。我能活到今天，什么都不后悔。”

冯清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痴情郎，他坚定不移地爱着江笑月，为此——这位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英雄，毅然抛下了自己光明的前程。江笑月的历史不是很光荣，这在那个年代当然会影响冯清明的前途。冯清明转业后的军衔是上尉连长，他到H机械厂报到，给他安排的位置是设备股副股长，从此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上，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旋涡把这个家庭卷进去。冯建军虽然不是他俩爱情产生的结晶，但却是他们两人爱情碰撞出来的火花。

冯建军不是冯清明从育婴堂或收养所之类的地方领来的，而是冯清明在部队里时很敬重的营长的儿子。冯建军的生父是个脑袋里嵌了块美帝国主义的弹片的残废军人，这块弹片自然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来的。冯建军的生母是长沙纺织厂的女工，矮矮胖胖，长得不漂亮，但单纯得可爱。那年，长沙市政府大力提倡未婚姑娘去爱这批从朝鲜战场上凯旋归来的残废军人，冯建军的生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了冯建军的生父——这位大脑严重损伤的残废军人。这位脑袋损伤了的军人，在朝鲜战场上时是位营长，曾率领着自己的一个营，好几次坚守在山头上与美国兵交战，一次又一次地出色地完成了狙击任务，因而一次又一

次地立功。但这位军人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的荣誉,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便是精神分裂者的世界! 那块美帝国主义的弹片使他永远停留在朝鲜战场上,他除了每天在狭窄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地思考作战计划外,就是忽然声色俱厉地冲脑海里出现的美国兵和全营战士大声命令道:“一连跟我狠狠打! 二连,准备冲锋……”

冯建军于 1958 年就是生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他从睁开眼晴起,他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打打打! 打死美国佬! 机枪扫射,美国佬快上来了,打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得好! 哒哒哒哒……”就这么回事。

冯建军 5 岁那年的夏天,这位整天面对着墙壁指挥战斗的父亲死了。对于很多小孩来说父亲死了是很伤心的,但冯建军脸上没露出应有的伤心,有的只是害怕,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并不知道他是谁。他的母亲脸上也没露出伤心,反倒松了口气。她 20 岁那年,怀着一颗天真和崇敬的心,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这位整天在家里“冲锋陷阵”的军人,说实话,吃足了苦头。现在这个既不知道孩子是谁也不知道妻子是谁的丈夫一命归阴了,她当然有权去获取安宁和迟来的一个正常男人愿意给她的爱情。这个男人比她大 10 岁,是个死了配偶的男人,他爱这个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所以(我只能这样想),当冯清明向她提及把这个孩子交给他抚养时,她同意了。

很多男人对自己童年的记忆都很糟糕,甚至童年是怎么一回事,很多男人都想不起来了,但冯建军却能够记得那些往事。因为他父亲的死改变了他的命运。冯清明是他父亲当营长时,手下的一个排长,最先他还是这位营长的通讯员,两人既是长沙人,又都姓冯,感情自然来得比其他官兵的友情深厚些。冯清明转业回来

后，偶尔也来老上级家走走，尽管这位营长也不知道他亲手提拔的排长是何许人了。所以，当冯建军跟着这位他从前叫“冯叔叔”的养父走进 H 机械厂的宿舍时，并不感到惊慌。

冯建军一走进机械厂的宿舍，很快就忘记了从前的那个家。这是因为长沙 H 机械厂的宿舍里小孩很多，很好玩。从前的宿舍不像现在这样一幢一幢 6 层楼的两室一厅房子，而是那种一户人家住两间，几户人家共一个厨房的平房，厕所是公共厕所，单独建在一处的。那时候的家长们都一本正经地忙于工作，很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添砖加瓦，当然就很少去管自己的小孩。冯建军很快就同左邻右舍的小孩玩到一起了。我就是那时候认识冯建军的，那时候冯建军经常一脸迟疑的神情，看着我们玩时，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参与。后来有一天，我们玩捉强盗的游戏，要他加入。我小时候在我们 H 机械厂宿舍里，等于是小孩子的“司令”，大家都愿意听我的。我现在都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我那时候并不很会打架，长相也不特别出色，但是他们都听我的。我见冯建军总是孤独地站在一旁看我们玩游戏，就主动走上去对他说：“喂，军伢子。你参加玩工兵抓强盗的不？”

“我我？”冯建军结巴道，盯着我。

“你玩捉强盗的不？”我又说了一遍。

“玩，”他终于听懂了我的话说。

“那你扮强盗，”我安排他的角色道，“我们来抓你。”

然而，他一躲，我们就莫想抓到他，因为他什么脏肮地方都敢去藏，不但是煤堆后面，连厕所的后面他都去躲，且一躲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的，直躲到他养母这里那里扯开嗓门唤他：“军军，吃饭。军军，吃饭咧。”

他于是就从我们想也没想到的什么邈邈地方走出来，一脸很不情愿的样子，这让他养母见了由衷的高兴。“你看你脸上，跟猫

记样的。”她一路走一路亲昵地训斥他说，牵着他的手，“你成了野孩子了，妈真要打你的屁股就好。你变得不听话了。”

军军嘟着嘴走在她身后，眼睛却瞟着我们。

养母把他牵回家，就大呼小叫地给他洗脸洗手，忙进忙出，端饭给他吃。“多吃菜，长身体的时候就是要多吃菜。”养母故意大声说，要让邻居们听见她对这孩子确实是真好，不像他们认为的是做样子的假好。

2

很多年以后，冯建军回忆着养母的恩情说：“我养母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一个人，善良极了。我什么人都可以不记，但我不能忘记我养母。他妈的，这个世界上，好人都命不济。”他对我感叹道，“太没意思了。可惜我那时候一点都不懂，以至于我养母的骨灰都肯定做了肥料。我好后悔的。”

冯建军在这个夫妻都把爱情转嫁到他身上的家庭里的幸福日子没过多久。

1968年夏，这个和睦的家庭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卷到旋涡里去了。这个家庭是可以被很好地转进去的，因为江笑月曾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

冯清明在H机械厂并不是个起眼的人物，虽然他上过朝鲜战场，立过功，但他没有多少文化，转业后不过是安排在厂设备股当了个不起眼的副股长。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2年，他和江笑月似乎很太平，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也没有参加任何派性斗争，厂里的造反派开批斗大会或宣誓大会，他都躲得远远的。他本来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但他身为厂设备股副股长，这就在劫难逃了。当厂里大大小小的官位被造反派“掠

夺”后，设备股副股长的职位也就有人打起主意来了，被一些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所觊觎。忽然有一天，食堂门口的大字报栏里，张贴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说冯清明的立场不坚定，敌我不分；把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占为己有，这是对毛主席不忠，是隐藏在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等等。这自然让冯清明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

这张大字报当时在机械厂引起的反响就是，原来忠厚老实的冯清明是同国民党军官太太睡觉，里通外国，难怪难怪。于是大家都觉得冯副股长睡得都不干净了。跟着而来的第二张大字报便是直指江笑月，当然是极为醒目地贴在食堂门口的宣传栏上。说她是烂破鞋，是国民党特务隐藏下来的女特务等等。就是这张大字报夺去了冯建军养母的生命。

“江笑月，跟我们走，到厂部去交代问题。”一天中午，厂里的一帮自己认为是最革命的造反派走进冯建军家，虎着脸说。

江笑月一脸蜡白，“我我可可不可可以不不去？”她紧张得结结巴巴说着。

“笑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快点。”来人吼了句。

江笑月这一去就再没回这个家了。

江笑月被造反派关在 H 机械厂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里，那是栋东西向的房子，整天遭受太阳的暴晒，只有几天工夫她就憔悴了许多，一下就老了 10 岁。一天，养父让冯建军去送点干净衣服给养母，养父把他从玩游戏的孩子中喊过去，交代他说：“军军，要是造反派不准你进去看，你就不要勉强，听见吗？”

“听见了。”冯建军说。

冯建军拎着一袋衣服，大步走进了厂部办公大楼，走到了关养母的房间门口。造反派果然就不让他进去，“你不能进去。”造反派

中的一人绷着脸说，“你养母正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审查。你回去吧。”

冯建军没有走，直到他亲眼看见那个造反派打开他养母的房门，养母走过来拿衣服，他看了养母一眼，才走开。这是冯建军见到活着的养母最后一眼，这一眼成了他脑海里的定格，许多年后，当他向我提及他养母时，脸上就很阴暗。“一张脸跟泥巴一个颜色，头发稀乱的。”他对我回忆着说，“眼睛都没有光了。我一辈子都记得。”

造反派要江笑月交代她是如何同台湾特务联系的，国民党中学校团长究竟潜伏在哪里，经常给她发什么指令，冯清明是不是她的同党等等。冯清明表面上虽是一棵大树，但他开始消瘦了。他睡不着，时常在床上辗转反侧，整天睁着两只疲倦的眼睛望着周围的人，一脸怨艾的形容，吃起饭来也不香。终于他禁受不住精神的折磨，于某一天中午出事了。那天冯清明从食堂里端着饭菜走回来，搁在竹铺上便叫冯建军吃饭。那个中午很闷热，是一副要出事的样子。天上突然下起了太阳雨，就是说又出太阳又下雨，而且雨还下得不小。

“下雨了，冯伯伯下雨了。”隔壁的一小女孩跑过来告诉他们。

这个小女孩姓彭，当时读小学一年级，7岁。她的一声“下雨了”，造成了冯清明的灾难。冯清明一听见小女孩说“下雨了”，忙放下碗走出门去收衣服。衣服都是穿在竹篙上晒着的。冯清明迷惑地看了眼又是出太阳又是下雨的天空，迟疑了一下，还是决定把衣服收进来。于是他端起竹篙的一头，将竹篙从绳套上取出来，斜举着往屋里走去。人还离屋几米远，竹篙就先进了门，待他走近门旁时，竹篙的尖端却杵瞎了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的一只眼睛。咔嚓一响，毛主席像的左眼睛被竹篙戳烂了。这一幕被站在门口的